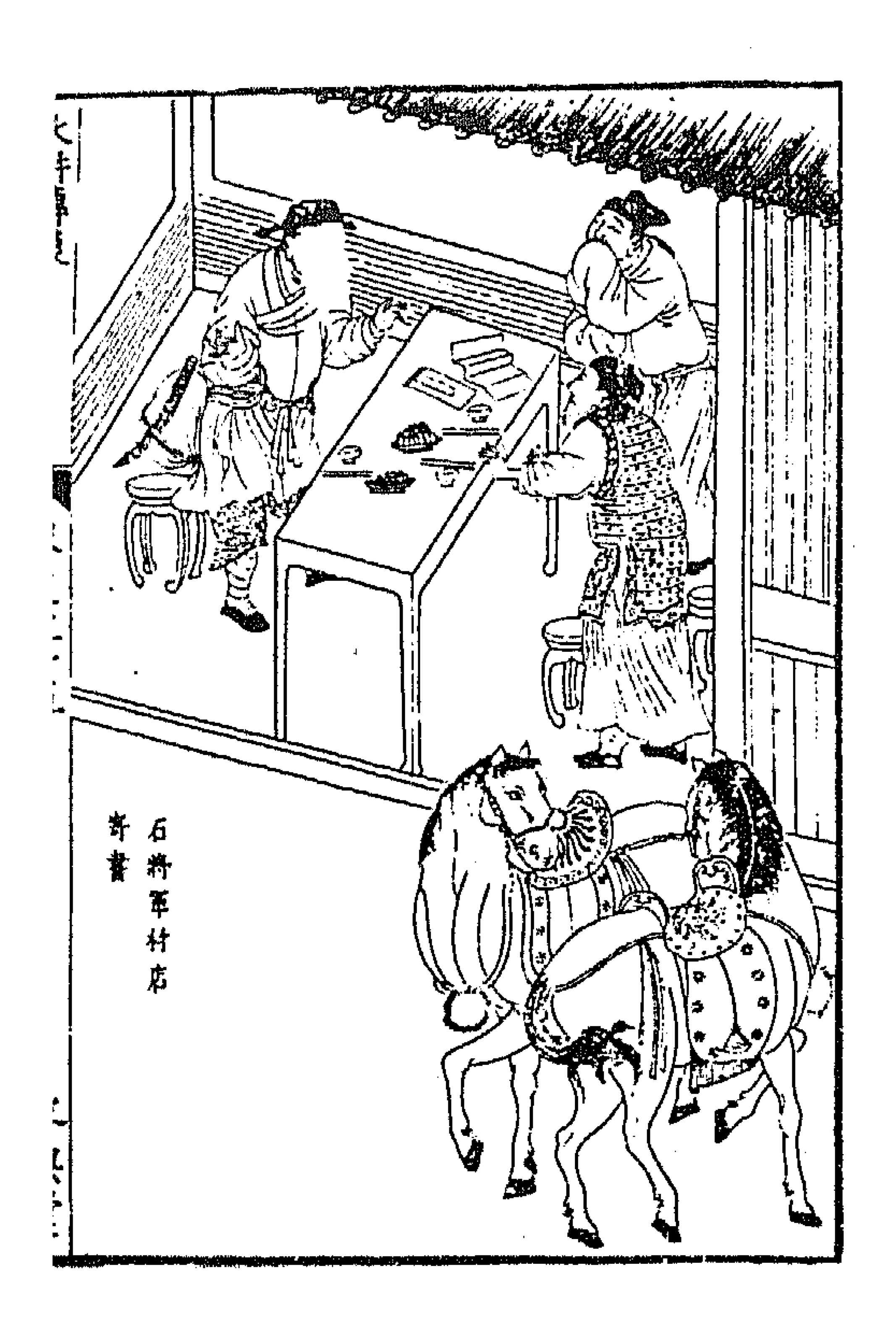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石將軍村店
寄書


小李廣梁山
射雁
卷之三十五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詩曰

幸短虧心只是貧　休生奸計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處　失卻便宜損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　留取五分與兒孫　若是十分都使盡　後代兒孫不如人

當下秦明黃信兩個到柵門外下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卻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柵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

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疋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遣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裡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與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己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與他出來我有

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與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

王矮虎要娶親

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五七日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掃蕩清風山眾好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又無退步如何迎敵若再無糧草必是難逃可以計較個常便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當下眾好漢都道願聞良策望兄長指教宋江道自這南方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

夥兒渾是天王聚集著三五千軍馬把住著水泊官兵捕
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裡入夥秦
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
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道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
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
走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
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
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
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疋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
的賫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
隊裡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

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做光地分為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伍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疋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疋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冦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

大濶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插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二百餘人前面簇擁着一個騎馬的年少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錦織團花甲披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疋胭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背後小校盡是紅衣紅甲

那個壯士穿一身紅騎一疋赤馬立在山坡前大叫道今

批

可惜豈精神了論用有終要也

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面也棒着一箇年少騎馬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叉冠頂一團瑞雪身上鑌鐵甲披千點寒霜素羅袍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坐下騎一疋征駝玉獸手中輪一枝寒戟銀蛟背後小校都是白衣白甲

這個壯士穿一身白騎一疋白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擂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挺手中畫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濶路上交鋒比試勝敗花榮和宋江見了勒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厮殺正是

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絳霞影裡捲一道凍地冰霜
白雪光中起幾縷衝天火燄故園冬暮山茶和梅蕊爭
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鬬彩這個按南方丙丁火似
燄摩天上走卅爐那個按西方庚辛金如泰華峰頭翻
玉井宋無忌忿怒騎火騾子飛走到人間馮夷神生嗔
跨玉狻猊縱橫歸世上左右紅雲似白氣往來白霧間
紅霞
當時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鬬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
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趲馬向
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鬬到深澗裡這兩枝戟上一枝
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做一團上面絨

條結住了那里分拆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絛較親處颼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絛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鬥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廼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講禮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

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温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刼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厮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及時雨尊顏又遇得花將軍名不虗傳專聽二公指教求江

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荅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黄河裡遭風翻了船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刼舍因此一逕來比並

戟法奪山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就與二位勸和知何二位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了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輳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里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十里探聽倘或只道我們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

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月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邉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裡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裡坐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裡來看時只有三付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付只見一付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裡占了宋江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一領皂䌷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絣護膝八

荅麻鞋卓子邊倚着根短棒横頭上放着個衣包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裡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付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裡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叫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衆人吃却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那借這付大座頭與裡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

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卓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鱉鳥不換高則聲大頭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强不換便罷没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裡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燕順焦燥便提起板櫈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横

身在裡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的
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
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孫
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㸃頭又問道
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奢遮是鄆城縣押司山東
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
凳放下了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
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
却都認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那里與他兩個厮會那漢
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
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曾認得黑三郎

麼那漢道你既說起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敎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鐵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禀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在逃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

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忌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中也只聞得哥哥大名疎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携帶宋江道這個不必你說可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一面這里斟酒莫要別處去三盃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

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搥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今已歿了只得星夜趕歸去奔喪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歿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

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矣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悮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赶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放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

遍獲處到直是文人之心無所不有處所不到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緣故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裡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殁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裡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

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水泊中棹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麽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

立在岸邊答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裡先請書來看了却來相請廝見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裡棹出一隻小船上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

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摇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費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裡殺宰猪羊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裡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叙禮罷動問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裡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

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得到了
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勝脫身右邊
一帶交椅上卻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
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
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席一面叫
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
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
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
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縧分
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裡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
親切改日卻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

道且去山前閑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二十一位頭領相
謙相讓下堦閑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
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嚦晚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
信我射斷絨絲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敎他們衆人
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
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
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
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絲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
有一行雁來花榮未敢誇口小弟這枝箭要射雁行內第
三隻雁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
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時但見

鵲畫弓彎開秋月鵰翎箭發迸寒星塞雁排空八字縱橫不亂將軍撚箭一發端的不差孤影向雲中倒墜數聲在草內哀鳴血模糊半涴綠梢翎大寨下衆人齊喝采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雁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雁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

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泰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義聚梁山泊山寨裡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准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赶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裡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為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過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

說得是家中官事且葬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
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
纔在我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
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
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
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里這般事只午時
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
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
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
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
太公每日盼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纔和東

宋太公是大慈父只是宋公明不肖敢

村裡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裡吃酒了回來聽在裡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恰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燥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攛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

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裡回來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伴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為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道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卻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

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縣裡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裡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兎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裡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與忠肝義膽天罡有分皆相會地煞同心盡協從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不可及處只在石勇寄書一節若無

此叚一回到梁山泊來只是做强盜耳有何波瀾有何
變幻真是不可思議文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吴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詩曰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杜撰）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墻頭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伯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添的都頭却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

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藏不發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裡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官免得受這廝腌臢氣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

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頭進弊庄少叙三盃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裡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庄裡堂上坐下連夜殺鷄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

到縣前下處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歷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閶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為妾為因不良一時恃酒爭論鬥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個知縣自心裡也有八分出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裡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

不來做甚寃家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擬定得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各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齎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喚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

可寬心守奈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刼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完聚宋江洒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淸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不能盡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來江州來棄撇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淸洒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

為證

殺人亡命匿家山　暮夜追兵欲避難　自此便從梁

　纔去　江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巳得了宋江

家中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

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夥做些飯

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

箇說我們明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

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

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里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

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

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裡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諕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汚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吃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刼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裏不曾受苦今番

封底此人有甚賊智

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道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到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萬劫沉埋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弟這話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

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

在前後　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羅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

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
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恩報無門宋
江荅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
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裡遇得石勇捎寄家
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
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乞官司多得上
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
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
告辭詩曰

方枷鐵鑽並臨頭　坐守行監不少休　天與英雄逢
水滸　却因行見出江州（又把漁陽摻斷了可惡可惡）

晁蓋道只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三兄直如此見怪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

○心。討厭是道假道學

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眾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裡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

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踈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

江三個人在路免不得饑飡渴飲夜住曉行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熱趂早凉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𢬵利説得是三個人厮赶着趲過嶺來行了半日巳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邉一個酒店背靠顛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饑渴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文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

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主人家只聽得裡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宋江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　紅絲虎眼睜圓　揭嶺殺人魔祟
酆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饑你這里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恠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個何妨倒是先

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睃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裡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箸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吃一面口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個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

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饑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廝覷麻木了動憚不得酒店裡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邊人肉作房裡放在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個囚徒量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

那人看罷包果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剥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從上嶺來那人恰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後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

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為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踱上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個甚樣人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曾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拖進作

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當下四個入進山岩邊人肉作房裡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尚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悟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仇還報難迴避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裡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荅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撑船稍公為生能識水性人都呼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

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投奔李俊家安身大
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喚做出洞蛟童威
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
却纔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個相
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為事發在江
州牢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
識哥哥只為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
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
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山嶺來就買盃酒
吃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裡看
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纔知

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廝覷你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店裡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裡買吃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

酒管待衆人在家裡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逕到李俊家歇下致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在家裡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賫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輳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

容與堂藏板

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裡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重膏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賫發咱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沒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沒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裡便收呵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

奇。

恩官本身見自為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頗倒賣發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卻笑鄭元和　只向青樓買笑歌　慣使不論家豪富　風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裡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教頭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鎗棒來我這里逞強俺已都分付了衆人不許齎發他如何敢來出尖掿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處相爭有分教潯

陽江上聚數簇攪海蒼龍的好漢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場中熱血流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凡是有用人老天畢竟要多方磨難他只如宋公明不過一盜魁耳你看他經了多少磨難此揭陽嶺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飽食煖衣平風靜浪的驕子弟真是檻羊圈豕



沒遮攔追赶及時雨



舡火兒大鬧潯陽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七

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詩曰

壯士當場展藝能　虎馳熊撲實堪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花藉陽和發育榮　江上不來生李俊　牢城難免宋公明　誰知顛存亡際　翻使洪濤縱巨鯨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賫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搶起雙拳來打宋江衆人看那大漢時怎生模樣但見

花蓋膀雙龍鳳項　錦袍肚二鬼爭環　潯陽岸英雄

豪傑　但到處便沒遮攔

那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厮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强我已分付了衆人休采他你這厮如何賣弄有錢把銀了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說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匹臉打來宋江躱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浪蹌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

那大漢從地下扒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荅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喚小人病大蟲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聽罷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盃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吃酒只見酒家說

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吃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吃酒家道却纔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吃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裡筭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相辭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吃酒其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吃你枉走干自費力不濟事他盡着人分付了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

三個來到市梢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　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晚但見

暮煙迷遠岫寒霧鎖長空群星拱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山鬭碧踈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了心裡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由看使鎗棒惡了這厮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

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火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看那莊院時但見

前臨村塢後倚高岡數行楊柳綠含煙百頃桑麻青帶雨高隴上牛羊成陣芳塘中鵝鴨成群正是家有稻粱雞犬飽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晚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

荅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里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卽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個公人到裡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裡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吃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個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羮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裡面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依允去了行枷和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塲邊屋

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裡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裡關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裡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塲上一到處照看宋江在門縫裡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一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爲頭的手裡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

搶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又是殺人放火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叵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撇呵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走出一個囚徒來那廝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廝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腳至今腰裡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裡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廝們吃酒安歇先教那廝

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吃我叫了賭房裡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裡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裡明月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裡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裡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逕入莊内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

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然吃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肯說破莊客如何敢瞞難以遮蓋兩個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大路出去掇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兩個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裡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個人便趂星月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浪滚正是來到潯陽江邊有詩為証

撞入天羅地網來　宋江時蹇實堪哀　纔離黑煞凶神難　又遇喪門白虎災

只聽得背後大叫賊配軍休走火把亂明風吹胡哨赶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個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裡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裡裡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定目一觀看見大江攔截側邊又是條濶港宋江仰天嘆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喪了殘生後面的正吹風胡哨趕來前面又被大江阻當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稍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十兩銀子那稍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裡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里

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與你些銀兩那稍公聽得多與銀兩把船便放攏來到岸邊三個連忙跳下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裡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撐開了船那稍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聲心裡暗喜歡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裡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數個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裡叫道你那稍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裡說道稍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稍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稍公不搖攏船來教

你都死那稍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稍公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稍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稍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稍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那稍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那稍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那稍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到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攏來那稍公一頭搖

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主顧却是不揺攏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個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在船艙裡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難得這個稍公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稍公揺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裡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稍公揺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趁我　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

是唱要三個正在艙裡議論未了只見那稍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裡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稍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要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艎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剁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要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单行那稍公喝道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答道稍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

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稍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張爹爹來也不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裡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稍公便去船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個要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個那兩個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稍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便跳下江裡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剁下水裡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恰待要跳水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

櫓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裡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稍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稍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裡貨物見者有分這船稍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是張大哥你在這里又弄得一手船裡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稍公荅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烏兩個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

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那夥人都是鎮上穆家哥
見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吃我不還他船上那大
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廝熟便艙
裡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
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
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面皮紅髭
鬚垂鐵線語話若銅鐘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劍霜
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川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稍上兩個
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

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裡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悞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裡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稍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麽李俊道可知是哩那稍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歹事來爭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奔灘邊來纜了船艙裡扶宋江并兩個

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看張橫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看那張橫時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髯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波如水怪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見處魂驚天差列宿害生靈小孤山下住船火號張橫

那梢公船火兒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為何事配來此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送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

賢每客 人舊樣

白肉汝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裡行
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名喚
做浪裡白跳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楊子江邊做一
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
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
那一等客人貪省貫伯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裡
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個大
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摇到半江裡歇了櫓抛了釘插一把
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
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
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胯撲同地撺下江裡排頭兒

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都去村裡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了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五個人投村里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

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面前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道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

合着來相費文却是玉信

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横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敝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

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裡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单威風凛凛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関武藝高强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旗旛穆弘真壯士人號没遮攔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當日衆人在席上所說各自經過的許多事務至晚都留在莊上宿歇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

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觀看揭陽市村景一遭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别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賫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横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内了一行人都送到潯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禮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枷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洒淚而别李俊張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莊分别各自回

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稍公非比前番換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帶上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直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盛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個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裡去本府自差公

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賫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裡買酒吃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单身房裡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撰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裡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裡只說宋江又自央浼人情差撥到单身房裡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營裡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

茶喫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事廳前除了
行枷參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
人宋江聽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
配的人須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
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
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他面黄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
行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
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单身
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
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
間又請差撥牌頭遞盃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

邉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識他們任了半月之間蒲營裡没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的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無面目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

不見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盃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容日再會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那差撥也自去了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裡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地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宋公明每至盡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真命強盜